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　盧　遂

謄録監生臣　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四

元 富大用 撰

路官部遺

總幕職（此下補外集府判之後）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羣書要語參佐使局 常晄使軒 賓佐 賓彦 賓采 賓寮（並晏公類要）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

敗事矣白樂天行盧商制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夫昔者翹車著詠戔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雲臺之畫以稱席上之珍乾祐敕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為杜牧行李知常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韓退之箴軍府之要掌在賓寮白居易制豫籌幕府參佐兵謀胡文恭行朱逵制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杜牧之行李承慶制

詩句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李白古風桃李蹊空久芙蓉

客暫依（李文饒）歸路芙蓉府離堂玳瑁筵（劉禹錫送陸侍御歸淮南幕）廟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權（高適）王門高德業幕府盛賢材（杜）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杜）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杜）婉婉幕中畫（謝宣遠張子房詩）黃金臺貯俊賢多（杜）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杜魏將軍歌）荊州勝事衆多聞幕下今朝又得君（姚合送陳彤赴江陵幕）

古今事實

為國上賓

枚乘字叔久為大國上賔與英俊並游

接以交友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會接以交友之禮

禮以上賔

任為從事禮以上賔

風幕

晉謝安王坦之嘗詣桓温論事温令郗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賔

蓮池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景行杲之字

參佐賔筵

唐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器之及鎮浙西皆參佐賔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

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從事賓幄

李文饒作鄒平公資福院記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

汴州判佐

唐狄仁傑授汴州判佐

有出人見

路嗣恭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栁渾有出人之見

侍如師友

劉蕡博學善屬文耿介嫉惡文宗時對策極言中官擁
盛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

盛選材彥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虛心下士其所擇從事望重幕府
盛選材彥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
咨之

多得名流

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

人居下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多顯達

下車辟荀孔

晉東海越為兖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參畫幕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統舉郗鑒阮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重脩羅温石

烏重脩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

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與均禮

崔咸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詞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咸幕府與均禮

主留務

徐彦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行軍司馬劉隱因主

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於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廊廟之才

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之才後為相吴錄

兼人之才

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皆闊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

南樓談詠

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登南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而坐與浩等談詠

昆弟同幕

劉崇望字希徒崔安潛帥許及劒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

一時高選

李棲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王質字華卿為宣歙觀察使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哲李行方劉蕡皆一時高選

西山爽氣

王子猷為桓温車騎參軍温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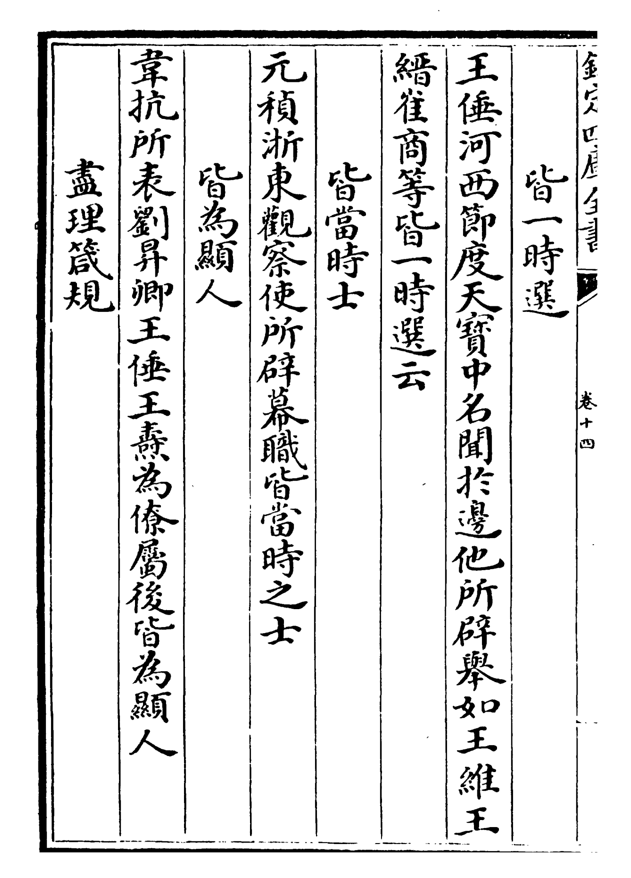
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為小朝廷

唐鄭從讜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極一時選

武元衡字伯蒼節度劒南元衡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皆一時選

王倕河西節度天寶中名聞於邊他所辟舉如王維王

縉崔商等皆一時選云

皆當時士

元稹浙東觀察使所辟幕職皆當時之士

皆為顯人

韋抗所表劉昇卿王倕王燾為僚屬後皆為顯人

盡理箴規

劉悟節制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悟纎微無失直言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

咨訪得失

唐楊於陵字達夫節度嶺南辟韋臯李翔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博學强記

李商隠能為古文從事令狐楚幕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

行修學進

石洪字巨川行修學進聲號聞四方諸府交辟烏重胤聘為河陽從事治民寛考功奏石洪為天下第一

以文章稱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泗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幕中謙謙

李藩字叔翰少治談修檢雅容儀好學詩建封在徐州

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才略精明

李石字中玉初辟南廳幕府從歴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

奏署幕府

張建封字本立治徐州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其禮必均故其徃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先奏後聘

唐桂管觀察使王拱聞令狐楚之才欲以禮聘名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聘

鳳皇芝草

足下仁者宜在高位託在幕下則不為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府

倉曹謂思謙曰公宜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舊唐史

賀得主人

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名為諫議

賈直言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持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

以獻師道怒因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從事
潞亦隨府遷穆宗召為諫議

最為上客

晏元獻延賔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西京留守幕下
王琪張亢最為上客 分紀

天下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
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名士

同遊嵩山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竇從事序　　韓退之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連山隔其陰距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

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古詩

郾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韓退之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城柝何當鑄劒戟相與歸臺閣銘山子所工插羽余何怍策勲封龍頟歸騎獵麟脚推選閲羣材薦延搜一鶚

寄盧仝　　韓退之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髙兩以諫官徵不起

贈益府羣官　盧照鄰

一鳥自北燕飛來向西蜀羣鳳從之遊問之何所欲答云寒鄉子飄飄萬餘里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粱遇顧棲梧桐樹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乃報南昌令乘馬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材榮

送顗赴潤州幕　杜牧

直道事人男子事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頓茸絃佩莫獨吟謗珉瑁簪

別蘇溪赴湖南幕　杜甫

得實翻蒼竹棲枝把翠梧數論封内事揮發府中趨

送蘇兵曹　杜甫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絕句　　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示同列　　韓退之

城上赤雲呈瑞色眉間黄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日連鑣向闕時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呂伯恭

止戈堂上屐聲閒飛葢相追沓靄間君到定知難入眼倚天灊霍是家山

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窻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静巷南巷北讀書聲

送王實之赴長沙幕殿試第四人　劉克莊

賈傅遺蹤在君於此泛蓮不應卑濕地猶着廣寒仙策好人爭誦名高士責全衡山余所管擬結草鞵緣

書記支使

歷代沿革自魏以來有其名魏太祖以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室宋江夏王恭取丘巨源為掌書記陳有文房書記之任南史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帝經綸之日唐景雲中元帥府置掌書記一人節度使亦置焉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後唐長興中有書記支使宋乾德二年詔歷兩任有文學者許兩使留後奏充掌書記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職兩任以上有文學即許節度使觀察使留後奏充太平興國六年詔諸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資考俸料並同

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學及諸色人任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曰書記無出身曰支使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並國朝會要

羣書要語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能專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白集行姚元康制專司奏記盧泉制軍旅之事不可無任奏記之事不可非才徐騎省行掌書記制功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剸犀落筆不休寧慙倚馬柳子厚奏薦從事表楊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李德裕太原書記壁記

詩句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杜審言贈蘇書記 賓筵得佳客侯印有光輝

古今事實

主上表章

三公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於從事之職

重其文章

宋齊丘鎮豫章以喬公舜為掌書記性簡率遊幕中十

餘年未嘗趨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精於簡牘

唐韋渉奏韋元甫充支使元甫有器局精於簡牘所涖有聲

杜君主記

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

鄱陽書佐

蕭穎止陳留逆旅有一老人目之曰君一似鄱陽王蕭

驚問老人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
為文瓌奇
唐李商隱為文瓌奇
文檄豪健
舒元輿擢高第裴度表掌輿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
許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

記翩翩致足樂也

檄愈頭風

魏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室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卧讀琳所作頭風頓愈又太祖適近出瑀於馬上具草書成太祖覽畢欲有所定竟不能增損

翰動如飛

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為掌書記時車駕在

蜀重榮巨川合諸藩協力誅寇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竦動重榮收復巨川之助也

為文贍速

陳武帝討元景仲引趙知禮為書記為文贍速下筆不能自休

博學強記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

能自休

員推韋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騏驥千里

梁建王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南征北記室參軍弟觀兼書記沈約任昉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才文房之職

總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八掌書記

張鷟十年歷文武之佐六府八掌書記時論善之翰林故事

露布洛歎

李晟表于公异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徳宗帝覽涕下洛歎至再

書檄中理

王重榮討黄巢書檄奏請紛沓神安思敏言趣中理鄭

藩皆驚

文理貴中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搆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

刀筆助恢復

王重榮刀筆助恢復之功

人文掌宸翰

僕射高貞公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

公給士河南尹杜公以材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李文饒集

思毫稱是職

非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翰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刀為之滿志師文拜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同上

浮華罰掌書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

掌書以戒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材名由是選

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李文饒集

名拜為侍御

杜牧擢制科牛僧孺鎮揚州辟節度府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數年名拜為侍御牛僧孺餞之曰以侍御史風槩遠馭固當自極夷塗

同退不同進

歐陽公初坐論救范公貶三峽元昊反范公起為環度帥辟公掌書記公歎曰吾初坐論范公之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於是遂辭不往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三州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甿

以鎮守邦國賛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賔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今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為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賔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送楊支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賔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其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李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来而鎮兹土也有問湖南之賔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

繫之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子厚

僕聞歲驟遊邠墻令戎師楊大夫時為偵奄盡獲孱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鵾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容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

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貫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湟故壃拓達西戎而寵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搴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𥨊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

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脇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於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律詩

送韋書記赴安西　杜甫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目在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客此别憶蒼然

寄高書記　杜甫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送高書記　杜甫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往書記用媿國士知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正在老大時邉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鄭書記　錢起

決勝無遺策辭天便請纓出身唯狥死報國且能兵受命麒麟殿參謀驃騎營短簫催别酒斜日駐前旌義勇千夫敵風沙萬里行幾年丹闕下俟印錫書生

贈王管記　高適

飄飄戎幕下出入關山際轉戰輕壯心立談有邉計

寄院中諸公　劉長卿

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

途中遇劉書記　高適

何代無秀士高門生此才幾載困常調一朝時運催白身謁明主待詔登雲臺

送蔡都尉因寄高書記　杜甫

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送張支使　陳后山

曠度逢知晚高士處下難清秋一鶚上拭目萬人看

寄淮南竇書記　陸龜蒙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力似應徐五丁驅得神功盡
二酉搜來祕檢疎

總諸曹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羣書要語官惟府掾署列州司白六帖　郡掾府僚　冗員
散職署列六聯　名列府寮職叅軍事
詩句冉冉府中趨

古今事實

曹事數廢

陳遵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論之府曹詰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論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則斥後滿百西曹請斥司徒官優容之

號殺公掾

晉周振頻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莫有辟者魏舒楊源為司徒遂辟之竟無他事

常為師友

漢嚴詡為潁州守政清簡常謂掾吏為師友

職徒勞人

漢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蠻府參軍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公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何為不作蠻語也

假日不休

漢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至假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慙之

號三語掾

陳留阮千里有令望太尉王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答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為掾人號三語掾

孫楚長揖

孫楚字子荆為揚州參軍至州長揖刺史石苞曰天子

命我參卿軍事

郗超多髯

晉桓溫辟王恂為主簿郗超為參軍超多鬚須髯恂短小時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稚圭管蕭

唐張文瓘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

杜遲清吏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軍事偉辯

盧承慶為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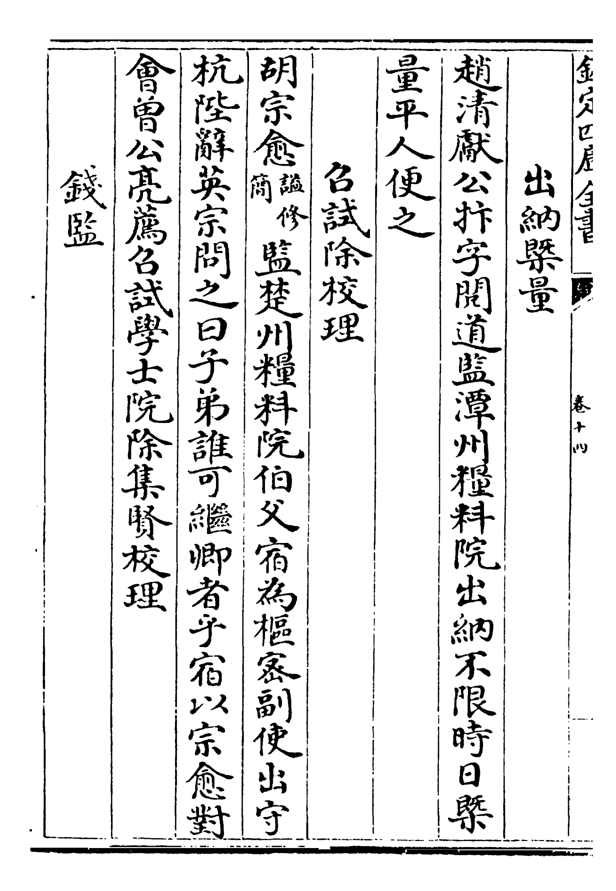
總監當

歷代沿革太平興國三年十月詔諸路轉運使副當體量部内監當京朝官内公勤廉幹顯有勞績者具名聞奏與親民差遣宋朝哲宗正史職官志監當官掌

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榷場務嵗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凡課利所入逐日具數申於州四朝志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州縣監當官有闕令漕臣辟奏一次二年詔監當官以二年為任滿六考許闕陞四年詔繁劇去處止得添差一員乾道六年詔吏部將監當官闕員依條注識字人

州糧料院



出納槩量

趙清獻公抃字閲道監潭州糧料院出納不限時日槩量平人便之

名試除校理

胡宗愈（謚修簡）監楚州糧料院伯父宿為樞密副使出守杭陛辭英宗問之曰子弟誰可繼卿者乎宿以宗愈對會曾公亮薦名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

錢監

歷代沿革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制置錢監於番陽既而江淮荊浙閩廣之地皆有監

羣書要語管錢官曰圜府之職文選泟金治之别司胡文恭行成有宗制沿挾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葛源制司南州寶治之饒佐縣官圜府之用宣勞於外興利在公

詩句未能便乞岣嶁令官曹似是錫與銅

古今事實

鐘官

王莽時主鑄錢官曰鐘官

改用銅錢

劉濛叟掌饒州鑄錢監江南舊鑄鐵錢至是改用銅錢濛叟在職三年增課十餘萬

古今文集

雜著

議錢 劉巨濟見都大坑冶門

監倉

羣書要語當庾氏之掌 胡文恭行裴士傑制 服勞廩委

詩句平分太倉粟盡讀鄴侯書 陳后山謝監詩 校緗閱帑藏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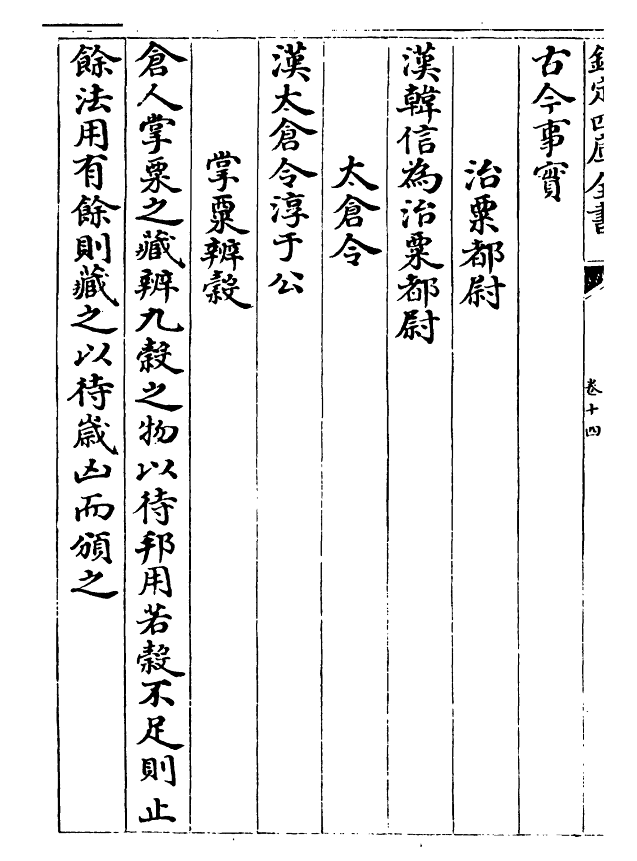
廩整新箱 高適贈司倉詩 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同

東坡泗州南山監倉蕭淵詩 上 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

身到瀛洲須命好官稱庾氏莫言卑 何斯舉寄錢伸監倉 豈料多

才者空垂不世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 方于寄普州司倉賈

島詩



古今事實

治粟都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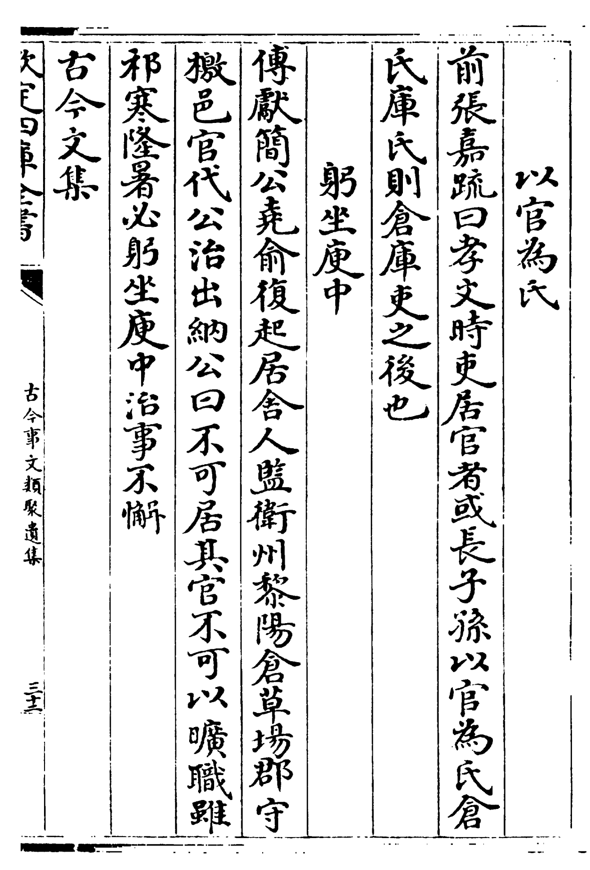
漢韓信為治粟都尉

太倉令

漢太倉令淳于公

掌粟辨穀

倉人掌粟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歲凶而頒之



以官為氏

前張嘉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躬坐庾中

傳獻簡公堯俞復起居舍人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曰不可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懈

古今文集

律詩

題儀真常平倉壁　　劉漫塘

苦被微官縛此身汗衣亭午亞紅塵維舟醉卧垂楊下輸與江湖自在人

送五六弟赴四明倉官　　劉克莊

子去為倉氏人應重客卿須憐舂簸苦勿愛釜鍾贏羊胃脚神厄復佳肺氣平親闈最關念頻寄鴈傳聲

監鹽

羣書要語摧東池鹵生息倍稱元微之行唐慶制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務管摧條制動皆得宜白集裴弘泰制局課衍盈胡文恭行姚顗制商利局者以饒衍名最同上行賈程制鹽鐵摧東之籍杜牧行李郛制往幹牢盆之入頗增近監之饒胡文恭行劉雖制征筭之饒衍於局次同上行牛拱辰制臨筦摧之局置無遺力沛有

羡緡

古今事實

均輸鹽鐵

漢置均輸鹽鐵官

舉於魚鹽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魚鹽富國

齊管仲魚鹽富國

國用益饒

崔公倕幹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餡散乃盈商通而薦至吏懼而循法幾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

杪會其所入羸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復海陵堰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監泰州西溪鹽稅貽書發運使張綸復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築捍海堤

范仲淹監泰州西溪鹽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

日為學士鹽

劉忠肅公摯責監衡州鹽倉先是倉吏與網兵姦利相市雜以偽惡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為償弊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古今文集

雜著

錢清鹽場廳壁記　劉漫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

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宜正謂此江邪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為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

分為三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逋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来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既為之剔蠹疏源又間為之代税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於崇寧二

年適百年矣雖頹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畧嘗駐蹕其中鏞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為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歎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上塘千三百餘丈添瓶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来亦可謂勤矣去潛止三月以書来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来者有考云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洪邁

客從東方來道南粤顧瞻其山川樂甚爲解轡少留時時游父老間頗得聞粤中賢大夫士始財毛舉枚具一二數不悉客隘而面之曰丈人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芒然長思食頃乃言曰客果欲知之邪則吾部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平鹽茶之政相更五六官因仍爲容蔘蠹弗剔隳引歲月儲㢘無他而公尋端摘緒晝暮訾省利出害去適然一新顧吾能老而已不

暇細語客姑告客以都鹽倉之故嶺南醝鹵爲市與他道百而吾州南肘大海厥土廣瀉窂盆取羸又百他郡異時不官以臨不詹以貯指廊宇數列借爲倉稱鬻鹽狎至或露積不墉不泜於涂泥則回入主吏稽商蹛財上下一息公能出笑談於朞年峙屋二百修廊縵迴簷角騫舞重欒傑棟濵迤嵽臬而吾一民不與知歲計甲乙舊爲緡錢五十萬大抵不能滯今直數月主辦方求益縣官至上百萬未止使得如漢倉庚氏世公子孫吾

儕小人衣食而羨於鹽足矣客曰父老而不前聞昔公為莆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溢為嘉叅靈芝之爵五色之三瑞固已繪諸天朝特書史官持以試南宮士犖犖然驚人惠歛玆土如萬分一方將都通藩取介位鴈行天子從官振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及今成詩買石鏞烈寄後日亡窮思其可也客故倦游尚能從筆研事父老亦有意乎皆再拜傴謝曰幸甚願卒如上客教公名渙字允濟

長樂人客番陽洪邁也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古詩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　樓鑰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每加誨幹蠱靜而辨胸次無畀隘今焉職牢盆官守臨渤澥毋謂官為小要使所居大母言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既擾之兼并責逋債熬波亦良苦

樂歳色猶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蠹久良法浸多壊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為謀空餐媿難益不應行一切遽使絶稱貸富者能巧取倍息久仍在貧者庶少寛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别不足惜輕舟送前邁

監酒

羣書要語臨摧木之酤及連敎之掌 胡文恭行 孫諤制

詩句盆盎三年裏詩篇四海傳簡齋　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東坡送歐陽監酒　我方凍坐酒官曹為公燃薪炙冰硯山谷　落身麴蘖盆盎裏晨對梅花無酒温晁無咎和東坡梅詩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李白　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煮東坡　郎官何是莞庫人乃使驥騄隨蹇步東坡送歐陽監酒赴華州

古今事實

初榷酒酤

前漢武帝初榷酒酤

辨五齊名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周禮

兼用六物

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熟

之調也記月令

上西河兵論

陳執中謚恭公監慶州鹽酒稅上河西兵論五篇仁宗實録

乞監酒稅

劉恕字道原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東都事略

課羸升獎

慶歴四年詔舊制諸道搉酤滿三萬貫舉官監臨歲滿而課羸者升奬之國朝會典

名為正言

鄒浩字志完監袞州酒稅尋名還復為右正言東都事略

古今文集

雜著

金壇監務廳壁記　劉漫塘

征商非周盛時搉酤非漢令典迄於今不廢經費所仰

不可已也故庀其職者為難益利怨府我實征之酒狂藥我實售之怨斯譁狂斯侮所操一外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稅務吳門茅君岳始至得臨川羅君愚黄岩杜君範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初上府比再書考費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盃酒接殷勤命索之家故前大夫石君不矜惜其至之晚令大夫王君堅悵其去之速郡守貳咸上其名於朝昔人謂貪吏之商不如廉吏之商允矣前替十日次第前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漫塘

上宂不克文輙書君之實以諗來者

婺女征官題名記

劉漫塘

國家以酒税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導其狂而責之直冐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然酒猶因所欲售之税則强之耳奪之耳故官為尤難其治必宅於闤闠必間於賈區壓眯目而不能視聲聒耳而不能聽求龍斷而登之其術然也居是官者雖甚文雅不屑世紛亦倥偬而無寛閒之度洟汩而無文字之娱陘滐

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獨異是盖
婺雖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濵無驟至難得之貨人
染詩書之教無好奇喜異之習居父又能嚴以杜其欺
而寛以惠其来故龍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
故集撰王公裴在幕府時重建髙其閈閎邃其庭宇室
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以羅尊俎清池可監名花翠竹
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而新之日與其僚之賢
及里居之名勝游焉故雖官守而得麗澤之益廛市而

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殆信然與既又撫事興懷謂自有此州即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輒湮沒無聞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裒前人名氏得魏思忠孫大亨而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虛其左以待来者居父之意微矣雖然是猶為中人以下記也若夫賢者所居官理所去民思葢有歷千百年如一日者而書不書何算焉故予特為序是邦税入之有常俾勿墜治所之日葺勿壞云居父名若琚丙戌乙科進士寶慶丁亥小

至日記

議酒　　何恭

搉酤之興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罷之新莽重立之絕於魏起於陳盛於唐大備於當今之世其本益深其源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雖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雖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盜濫日益起爭奪日益繁獄訟日益長刑辟日益峻非約以便宜逮以中道則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

世髍志四夷兵資國用皆所不贍則致之者乃其權也孝昭之世海内休息務以仁政綏懷於民則廢之者亦其宜矣及新莽詭制强復其法然歷東漢魏晉數百年間而弗復用焉及陳氏曆統文帝當御始下詔令愀而襲之至於有唐厥制漸脩或定其酤户之税或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損益相兼行於一時稍得其便京都免榷以優乎大衆之聚五州榷麴以當乎鬻賣之利隨所利害以為定法載在前史灼有明驗我宋紹位有制焉王

城之中則征其蘖而不征其市闠蜀之地則取其稅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國則各有常摧軍旅之餉非是不能給也帑藏之實非是不能充也歲時之課非是不能足也醝茗之局非是不能並也其名雖異而其課則同其法則三而其利則一課既同利既一則天下之制可以盡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蓋將優遐邇之徼而重繳内之民誠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盜濫爭奪天下之公患也獄訟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王城之中則

亡其公患閩蜀之地則棄其大殃其餘郡國則兼殃患而有之嗚呼亦仁者之所非愚以為京都之内則宜遵舊常之法天下郡國則宜通閩蜀之制無損於課而課以之集不妨於刑而刑以之省可以遵仁政可以息爭心前所謂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於此

酒官箴送禹仲之官常州　　劉漫塘

惟酒亂德先聖所惡予方妙年而司榷酤然古君子職思其居既居其職可不思歟出納之吝有司之謂會計

必當毋付之吏市道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来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盎羸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撞搪呌號罔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責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遠濟世美邇奉親懽萬里更塗爾車俶載尚謹旃哉毋輸爾載

律詩

春日懷陳州監酒徐安中　曾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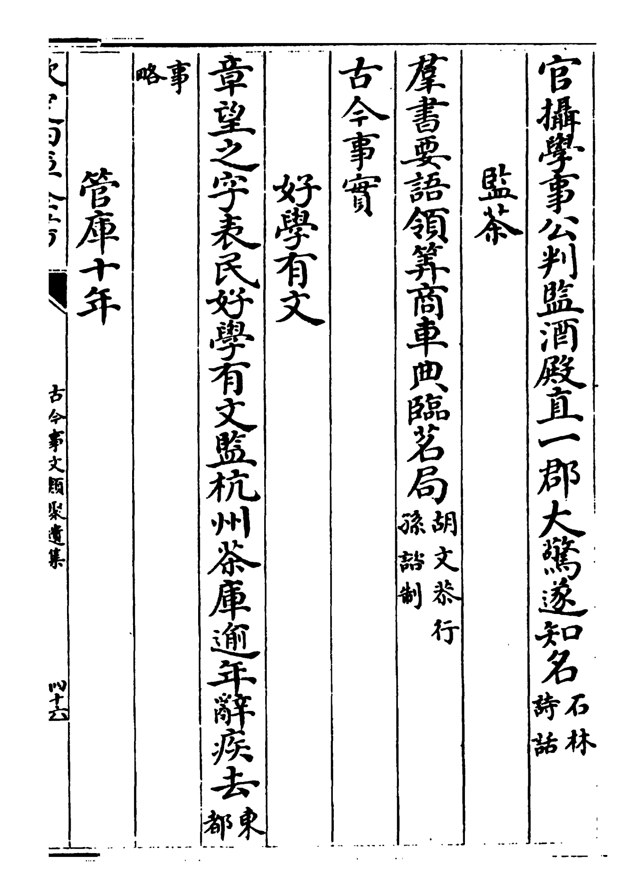
官壚呼酒趁春期正是糟漿破臭時錦繡未聞吟玉案

笙歌應且引鴟夷

詩話

題詩知名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廵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屛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来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携酒到芝山問專知官誰所作荅以季孫詩即名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學生持狀請差



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石林詩話

監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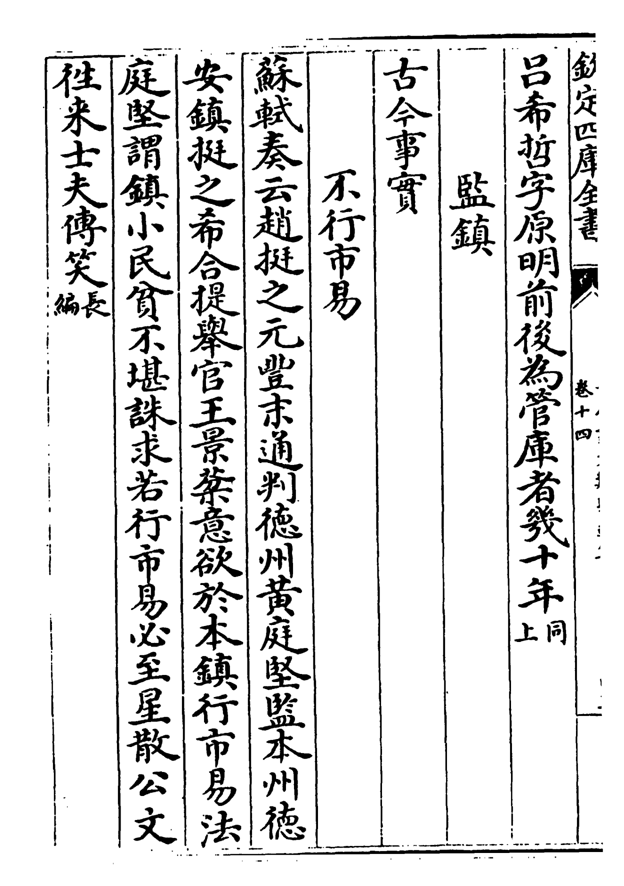
羣書要語領筭商車典臨茗局胡文恭行孫詔制

古今事實

好學有文

章望之字表民好學有文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東都事略

管庫十年



呂希哲字原明前後為管庫者幾十年同上

監鎮

古今事實

不行市易

蘇軾奏云趙挺之元豐末通判德州黃庭堅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王景䔥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庭堅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至星散公文往來士夫傳笑長編

名為檢討

黄庭堅字魯直李常見其詩文以為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聲名始震監德安鎮名為校書郎為神宗實録檢討官事略

監門

古今事實

不雨上䟽

鄭俠字介夫監安上門安石將以為經義局檢討俠辭

會時大旱不雨於是上䟽併圖上之東都事略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周監門

一領青衫似敗荷奈君母老秩卑何三年幕府無人薦常日柴門有客過身畔擔輕藏俸少江頭船重載書多故人若問軍中事為説防秋夜枕戈

監場

古今事實

好儒稱薦

王旦監潭州銀場何欲矩好儒士形於稱薦東都事略

監稅

羣書要語監司商算胡文恭行段政制

古今事實

公誠有德

呂希哲字原明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粢方知縣事

心甚重之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詞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張横渠曰雖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榮陽公家塾傳

古今文集

雜著

金壇縣監務廳記

劉漫塘

征榷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廨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職事合治視之

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在焉於公私為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閫奧之限人語雜聲雜闐道上至者病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廖君昌緒實来君有母就養知縣黃君朴慨然曰是豈寧親地耶即會縣帑之嬴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即其地撤而新之廖君亦輟俸以侑且百緡敞其前為庭崇其後為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

民居之異晨夕皂隸奔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别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既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黄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夫同官為寮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黄君汲汲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拳拳於長官之公恵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黄君介不

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来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為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劉漫塘

於皇聖朝官以民置惟時司征職分民利見利思義君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貨環萃顧瞻後先目動心醉用焉而便服焉而宜則賤售之以歸其

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則籠取之以媚其貴有竊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下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不茍同景星鳳芝之宜持其平而制其弊使下無怨而上不匱時方營營求利之羸額徵其故歲課其盈日比月校而責所負吏奉急符闞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彼士農工視我蔑如惟此商人星馳露宿傒此毫分仰事俯育未能輕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下忍復奪之賢者處此鹽車之驥欲足之展而輿之曳抑余有言人毋自

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兼斯二者可通神明明明上官寧莫我聽寛之一分聞於四遠水浮陸奔我舟我輦昔憂其乏今見其餘謂余不信請質詩書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劉漫塘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蘇後湖為友者實吾里望族君累試場屋不效去從故樞使薛公游公嘉其秀整表表於親黨閭欲命以官而君於親親之序為後遂處之右階授常之征官將行覲其色赧赧然漫塘叟

於君家有再世契酌而送之曰人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惟貪刻不可為君自今以始倘能恕以臨事不剥下以媚上廉以自律不背公以營私則人稱之行道傳之上官薦之明神祐之由是以踐世科登膴仕無難者不然則令之鳴玉曳履於縉紳間自謂一世清流而為人所唾視者多矣獨右階乎哉君曰唯唯則書以贈

古詩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監税歌

王元之

關征市賦縻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娶女星臨海邉郡黃絹辭髙位尚甲白華行潔身猶困會待時来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坐市中屈身豈愧丹陽尹又不見張生任醉戀楊州冬瓜堰下甘肥遍此行況是奉皇華數丈輕船載一家攜瓶下岸買竹葉挂席背風穿葑花霜晴震澤初甞橘泉過惠山應試茶虎丘曉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明月窗

排詩景在途中放吟新句校兒童漸近金華見隼旟五
烏来迎使者車應知驥足蹔拘絆八詠樓開頻啟宴醉
中宫妓乞歌詩剡溪紙貴抄新詞他時誰進子虛賦詔
入金門五雲路追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律詩

送内弟汪强仲赴台州税官　樓鑰

雕鞍去去不容攀榔下門墻輟往還可但征商私龍斷
不妨挂頰看巾山右軍墨妙惟修禊太傅才高亦抱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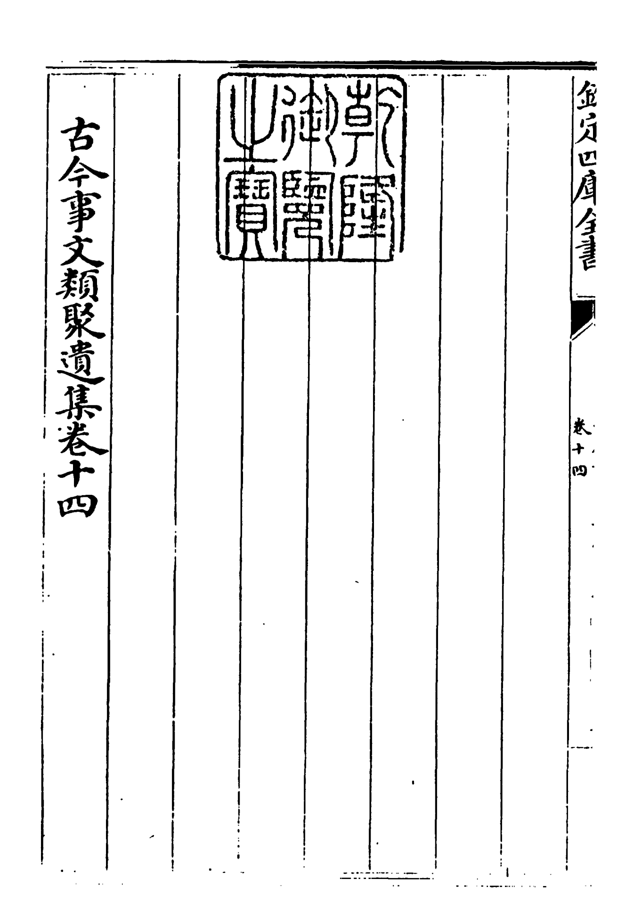
咫尺親庭母苦戀有人能伴適齋閒

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監稅　楊廷秀

汝仕今差晚家庭莫恨離學須官事了廉忌世人知爭進非身福臨民只母慈闗征豈得已龍斷欲何為

送昔監稅滿替　劉漫塘

但了官中事都無俸外錢妙年能爾耳晚節更須堅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四